



见证热情

切·格瓦拉致女友书

[古巴]

阿蒂斯·库普尔 (Adys Cupull)

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Froilán González)

/ 著

王洋 / 译

*Cálida
Presencia*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Cálida
Presencia

见证热情

切·格瓦拉致女友书

[古巴] 阿蒂斯·库普尔 (Adys Cupull) / 著
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Froilán González)
王洋 /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京权(图字)01-2008-21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证热情:切·格瓦拉致女友书/(古)库普尔,(古)冈萨雷斯著;王洋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28-678-8

I. 见… II. ①库…②冈…③王… III. 格瓦拉(1928~1967)—书信集
IV. K837.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1867号

CALIDA PRESENCIA

Copyright 1994 by Adys Cupull y Froilán González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Froilán González y Adys Cupull

2008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见证热情——切·格瓦拉致女友书

作者:[古巴]阿蒂斯·库普尔 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译者:王洋

责任编辑:钟振奋

封面设计:亿点印象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82千字

印张:9.75

印数:1~10000册

版次: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978-7-80228-678-8

定价:22.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如此热烈以至于难以雕成石像
如此伟大以至于难以想象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埃内斯托·格瓦拉，比任何一个阿根廷人都更像阿根廷人
也许他更是一个真正的
世界公民

——蒂塔·因方特

作者鸣谢

感谢以下阿根廷人的合作：玛丽亚·埃莱娜·杜阿尔特，安娜·玛丽亚·埃拉，阿莉西亚·博尔加多，巴西利亚·帕帕斯塔马蒂乌，卡洛斯·因方特，苏珊娜·法维拉和玛丽亚·伊内斯·因方特；同样，还要感谢玛丽亚·德尔卡门·阿列特，伊尔达·格瓦拉，诺韦尔托·科利亚多，阿曼多·洛佩斯·奥尔塔和萨拉·伊内斯·费尔南德斯。

感谢蒂塔。在众多的心爱物品之中，她精心保存了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司令从不同地方给她寄来的信件，使我们今天得以更接近地感受他的热情。

致中国读者

“英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各张餐桌旁的邻座，是每个家庭的亲属成员。”

——何塞·马蒂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们两国间的距离正在一天天缩短。

讲述古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本书，书中的古巴英雄们和古巴历史将使你们感到越来越靠近这个狭长的岛屿，这个如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古巴民族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喻之为“绿色鳄鱼”的岛国。

我们也感到了这种临近，我们热爱中国人民。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学者们的建议，特别是经过索飒研究员的推荐选择，我们所写的关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两本书被译成了中文。这两本书的出版曾在阿根廷、意大利和古巴获得很大成功，今天我们荣幸地看到了它们在中国的出版。

此前，我们的作品之一已经为中国读者所了解：2000年出版的《一首未唱完的歌》。那本书讲述的是格瓦拉与他的妈妈塞莱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之间的故事。该书是第一本由古巴人撰写的关于切·格

瓦拉的而又被译成中文的书。该书的出版促成了我们对伟大中国的访问，这使我们充满了自豪感。

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切·格瓦拉之死》和《见证热情》，也是介绍我们的司令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品格的两本书。它们的出版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珍爱的两部研究作品奉献给了中国读者。

书，对于作者就像是孩子，对于读者就像是朋友，它们是旅途上的信使，肩负着战胜距离的使命。我们期待着它们像来自古巴的一片云朵，成为你们的伴侣，润泽你们的心灵。当被译成你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字之后，它们就将成为你们的一部分财富。它们将以你们为听者，向你们叙述真实的历史，有些部分会使你们感到悲伤、沉痛，但有些部分会使你们体会欢快和浪漫。

在《切·格瓦拉之死》里，你们将读到1967年发生在玻利维亚的历史事实：格瓦拉怎样被俘，谁下达了杀害格瓦拉的命令，他的双手如何被砍掉，他的遗体是怎样失踪的。这本书最初出版于阿根廷，并因它的出版在阿根廷出现了一个新的出版社：在格瓦拉八十诞辰之际诞生的“80出版社”。随后，古巴出版了该书，今天，我们在中国迎来了它的中文版的问世。

同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另一本书是《见证热情》。

《见证热情》让我们看到了格瓦拉柔情的一面。该书涉及的是青年格瓦拉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的同学贝尔塔·希尔达·因方特——一个聪明、优雅、温柔、忠诚的姑娘——之间的友谊。

我们将采访录、私人信件、文件、照片以及他们俩都喜爱的诗歌、探戈歌词等呈现给中国读者，以便你们能在格瓦拉司令诞辰八十周年之际读到它们，这将是世界性纪念活动中最出色的环节之一。

追随着英雄和他们的事业，热爱历史、激情满怀的作家和研究者们行进在自己的道路上。从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那里，我们懂得了英雄是全人类的财富。马蒂还说，英雄是各个时代的财富。在一篇发表于

1893年10月31日《祖国报》上的文章里，马蒂说，众人的事业并不是靠一个人的意志和英雄主义完成的。他还说，一个人哪天都可以成为英雄，但是真正的英雄是为了祖国的幸福牺牲了自身的英雄主义的人。

感谢成就了这两本书中文版的各位，尤其是译者徐文渊和王洋。

我们将如尼古拉斯·纪廉在他的诗歌《直抵武汉》里所言：“我将沿着长江畅想。”

阿蒂斯·库普尔
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于2008年5月

西班牙文版序

1987年,《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Aquí va un soldado de América*)一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Ernesto Guevara Lynch),正是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司令的父亲。他曾提及儿子从美洲不同地方寄来的家信。他说,他有好多人都打算公布这些信件,但每次都打消了念头,因为它们涉及太多的家庭隐私,虽然从中能看出切·格瓦拉先进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然而,他意识到,如果不把它们公诸于世,等于在默认杂志报章间流传的关于他儿子的种种歪曲和造谣。

这些包含极重要信息的书信,也是记录格瓦拉旅途见闻和人生经历的宝贵的编年史。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可以有力地感受到他的“热情”。贝尔塔·希尔达·因方特(Berta Gilda Infante),是他的朋友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时的同学。这位又被称为“蒂塔”(Tita)的姑娘把格瓦拉写给她的信称为“热情的见证”。

如同我们美洲历史上其他杰出的英雄人物,格瓦拉司令的书信就像教科书,充满了智慧、爱国主义、反帝思想、拉美主义精神、柔情、善良和爱心。除了包含上述要素外,他写给女友蒂塔的信还是他们之间友谊的见证。

但是,这位女子究竟是谁?她为何可以得到特权,与格瓦拉共享一份始自青年时代直至他肉体消失的模范友谊?

蒂塔·因方特曾是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她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1958年,她赴法国深造,在马

赛专攻神经学，后来又去巴黎索邦大学研究精神病学。

她是个瘦弱又纤细的姑娘，举止文雅，天性浪漫，坚守原则。她总是支持正义事业和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她的感情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她还是个可靠、忠诚和无私的朋友。

在《见证热情》这本书里，我们把年轻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写给蒂塔·因方特的信汇集成册。从1947年开始，格瓦拉和蒂塔一直保持私人联络，直至1951年12月格瓦拉着手准备第一次美洲之行。1952年到1956年之间，本书中收录的信件一封接一封地陆续问世，几乎没有中断过。对于蒂塔而言，这段友谊是她永难忘怀的奇异的特权。

这本书既收录了堂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在他的书中公布的书信，也选入了另一些不为世人所知的信件。感谢蒂塔哥哥卡洛斯·因方特，他通情达理地允许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阅读这些信，并同意我们把信带到古巴。

收录到本书中的还有蒂塔写的两篇文字：一篇是她在1956年12月的某一天给埃内斯托写的信，虽然当时所有的媒体正报道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死在古巴的海滩上。另一篇演讲词是她在纪念切·格瓦拉在伊格拉村牺牲一周年仪式上发表的回忆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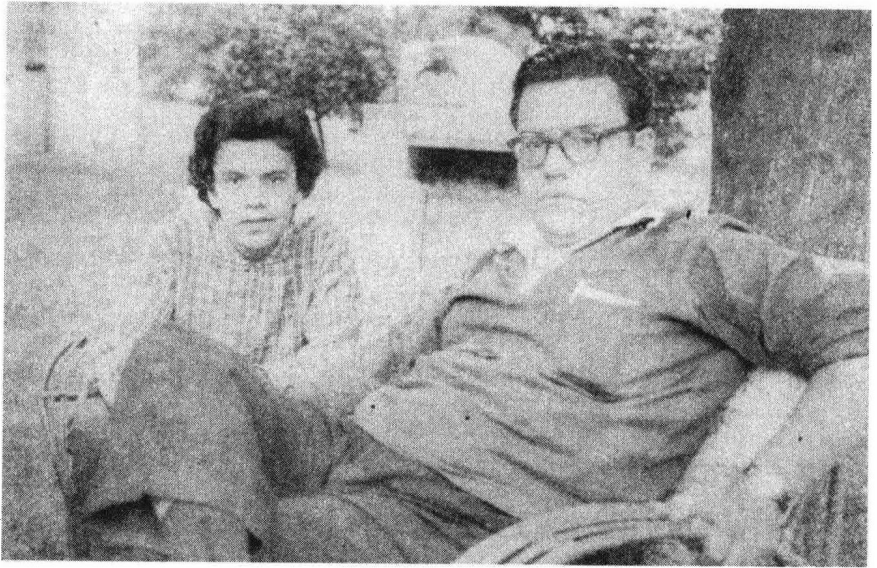
本书还记录了众多亲朋好友对这段奇特友谊的追忆。每封信都配有评论，并对信中使用的阿根廷方言和墨西哥俚语进行了注释。同时还在附录中收录了何塞·马蒂（José Martí）、里卡多·古铁雷斯（Ricardo Gutiérrez）和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歌。

在通信中，蒂塔和切·格瓦拉以“您”互相称呼，语气充满敬重，笔调温柔而细腻。这些信件记录了一段属于年轻人的平凡浪漫的生活足迹。他们在信中坦诚交谈，启蒙解惑，并互相进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道德价值和人道主义的教育。

阿蒂斯·库普尔
佛罗伊兰·冈萨雷斯

目 录

对蒂塔·因方特的追忆	3
一段亲密的友谊	11
大事记	93
切遇害一年之后	108
蒂塔·因方特的追忆	111
 附录一：格瓦拉喜爱的歌与诗	 122
附录二：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陆之旅	134



蒂塔·因方特与她的哥哥卡洛斯（本书所用照片均由原著作者专供本中文版）



对蒂塔·因方特的追忆

切的妹妹塞莱莉亚·格瓦拉·德拉塞尔纳（Celia Guevara de la Serna）回忆说：

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性知己，名字叫蒂塔·因方特。那是个温柔的姑娘，长得很漂亮。我记得她身材比较单薄。她经常给我哥哥打电话，所以我能听出她的声音。当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她去贝尔格拉诺将军火车站为他送行。我看见她掉了眼泪。埃内斯托与她很亲近，经常给她写信，把自己的事情讲给她听。她也很喜欢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在危地马拉的时候，我的弟弟罗伯托也结婚了，于是我请求爸爸和妈妈同意将他俩住的那间屋子归我使用。在收拾房间的时候，我发现了埃内斯托的日记，还有他几任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埃内斯托从小养成了把什么都记录下来的习惯。他常写读后感，因为他喜欢阅读很多的书……

日记被我发现之后，妈妈和我的妹妹安娜·玛丽亚（Ana María）都很想看埃内斯托的日记和那些情书，但我不同意。我觉得翻阅这些日记和信件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太隐私了。我知道她们最后还是看了，并且还在家里大声朗读其中的一些段落。为这事，我很生妈妈的气，因为她看了那些日记和信……



切的父亲堂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在他的著作《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中写道：

蒂塔·因方特是埃内斯托信赖的挚友和精神知己。通过书信的交流，蒂塔始终追随着他在整个美洲的每一个脚步。他把自己的恐惧、疑虑、追求、挫折、科研及其进展都讲给她听。

在写给她的信里，切畅所欲言，毫无保留。所以这些信件成了从政治、社会、个人和革命者的角度评判他的人格特征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我有幸能认识这个女孩，因为她很年轻时，常来我家。她具备了人类所有的伟大品质。研读了埃内斯托写给蒂塔的信后，我断定他悉心倾听蒂塔说过的每句话，如同聆听老师的教诲。

她并不缺少智慧和能力，但她不具备埃内斯托身上所具有的旺盛精力和坚韧意志，这一点从她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956年12月，她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

这位令人称赞的姑娘可能爱上了切，并比任何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了那个男孩身上无可限量的未来。她的许多观点可能和切的想法是吻合的。这些想法推动切去保护弱势群体和所有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人们，不惜搏命。

蒂塔哥哥卡洛斯·因方特（Carlos Infante）说：

蒂塔生于1926年11月14日。她读书刻苦、人很瘦，是一个害羞的姑娘，内向而缺乏自信，这点和埃内斯托很不一样。埃内斯托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蒂塔和埃内斯托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第一次认识埃内斯托·格瓦拉大约是在1948年，当时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大学攻读医学，是我妹妹蒂塔的大学同学，她也是学医的。我在我妹妹住的地方认识了他，那房子是我母亲的，他俩常在那里学习。他们都是医学系的学生，还共同选修了一些科目。埃内斯托的学业进展堪称神速，他比蒂塔进入医学系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却比我妹妹提前两年获得学位。当然，我妹妹也因病休学过一段时间。他在读书期间还进行过一次环游美洲的旅行，却依然顺利获得了学位。

埃内斯托是个杰出的年轻人，热情而敏感。他很羞涩，话不太多，除非某个话题能让他热血沸腾。和他聊天需要主动寻找话题。我因为我的妹妹而认识了他。她向我谈起他身上的优点，当时这个男孩还是个……

埃内斯托经常帮助蒂塔。我记得，好几次他们俩去参加考试时，埃内斯托简直是硬生生地把蒂塔推到了主考老师的面前。因为蒂塔总是觉得她学到的不足以保证她能考试过关。埃内斯托很了解她，知道她掌握知识的程度。他帮了她不少的忙。

蒂塔总是低估自己。考试来临时，她总是不愿去参加考试。她心里没底。考完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会问她考得怎样。她会回答：“还行吧。”“你得了多少分呢？”“10分。”我们向她表示祝贺：“你早就知道自己有这个实力的！”“不，”她回答说，“我只是运气好。”她很有天赋，智商很高。

埃内斯托和蒂塔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关系很密切，以至于埃内斯托的父亲和我们都猜想他们已经发展成某种程度上的感情关系，只是由于性格的原因，他们两人都未能向对方表白。即便他们之间不是感情关系，也是某种类似的关系，某种超越了普通友谊的深厚情谊。我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爱情。因此他们才终其一生以“您”来互相称呼，从未使用过“你”这个字眼。

蒂塔是大学医学系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埃内斯托没参加那个组织，他是个思想很独立的年轻人。



他们常花上整小时的时间交流观点，我也会参加讨论，我们常常争得热火朝天。他们常讨论共产主义、宗派主义，还会谈及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僵硬和缺乏活力。那也是埃内斯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的原因之一。蒂塔没有宗派思想，她的想法和埃内斯托更为接近。当然，不是所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都是宗派主义者，但当时其领导层执行的是宗派主义路线，不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如此，在全国都是如此。蒂塔把阿尼瓦尔·庞塞（Aníbal Ponce）的著作借给埃内斯托读。阿尼瓦尔·庞塞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流亡墨西哥期间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三十八岁。

他们俩都读过阿尼瓦尔·庞塞的三本书：《教育和阶级斗争》（*Educación y lucha de clases*），《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还有《世界之风》（*El viento en el mundo*）。我确信他们都看过《少年的志向和烦恼》（*Ambición y angustia del adolescente*）这本书，因为他们都很好学，而这是阿尼瓦尔·庞塞一本非常有趣的心理学著作。

我还没有提到那些来自马埃斯特腊山^①的信。至少有五封。新闻界关于切的最早报道是由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Jorge Ricardo Massetti）^②完成的。在古巴的所见所闻让他受到震撼。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他通过世界电台和里瓦达维亚电台向听众介绍切的事迹。埃内斯托请他给蒂塔捎来了几封信，让蒂塔代为分发。这些信

① 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位于古巴岛东南部，是古巴境内海拔最高的山脉。1956年，82名古巴革命者乘格拉玛号小艇在古巴登陆后遭到政府军的围剿，剩下的战士转战至马埃斯特腊山，从那里将革命斗争扩大到全古巴岛。——译者注

② 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1929~1964），阿根廷人。1958年，马塞蒂作为电台记者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队根据地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成为古巴革命的同情者和格瓦拉的挚友。古巴革命胜利后，马塞蒂创建了拉美通讯社（简称拉美社），成为第一任社长。1962年，他返回阿根廷，在北部山区建立了左翼游击队。1964年，游击队遭受政府军伏击，马塞蒂在战斗中阵亡。——译者注



中有一封是埃内斯托写给他的母亲塞莱莉亚的，埃内斯托和母亲很亲密，他对母亲怀着一份特别的尊敬……

那一次，蒂塔一共收到了三四封信，一封是给她的，一封是给塞莱莉亚的，其他的我记不清了。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委托四个不同的人给她带过信。在精神世界里，蒂塔以某种方式和古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她还担当起埃内斯托的联络人，在他和那些他必须联络的人之间牵线搭桥。

蒂塔后来去马赛读书。由于奖学金没有得到延长，她又自费去了巴黎，在巴黎索邦大学继续学业。

后来，她在巴黎常收到埃内斯托的来信。她向埃内斯托抱怨法国体制上的障碍使她不能正常行医，埃内斯托问她为什么不到古巴去。他说医生职业在古巴很受尊重，而且古巴也非常需要医生，因为大部分医疗人员已经离开了古巴。这些对话内容，都是1961年我和妻子去巴黎时从她口中得知的。她总共在法国呆了十年。1967年10月，她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她到家两天后，埃内斯托在玻利维亚牺牲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她主攻精神病学，师从豪尔赫·特诺（Jorge Teno）教授。这是豪尔赫·特诺教授本人告诉我的。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病学专家，一手创办了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精神病学系。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专家，写过一些非常有趣的书。

蒂塔发现她不能治愈病人，却成为他们离不开的拐杖。这让她的内心很受伤。我觉得，这是她在人生最后几年产生挫败感的原因之一。在工作上，她感到不顺心，一直懊悔自己没能听从埃内斯托的召唤去古巴工作。在古巴，作为医生她本可以大展身手，得到人们的尊重。

1967年，埃内斯托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她对这消息不屑一顾。看到格瓦拉遗体的照片后，她一言不发，情绪极为低落，然后不停